

釋

文

紀

一九

禮

文

記

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二十三

明梅鼎祚輯

梁

四

范縝

字子真南鄉舞陰人歷尚書左丞

神滅論

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

果世間何得有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譬如一樹花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開蘿牆落於溷黃之側貴賤殊途因果何處退著神滅論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

而不能屈至梁武帝初羣僚未達先以奏聞有勅令僧正法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俱通范縝高僧傳作范軫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
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
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
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
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水
之質而有異水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
言乎人若有如水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水之知以為神
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

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

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

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
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
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
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
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飄
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漸物之理也問曰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
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

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
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
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
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
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
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
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

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
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
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
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
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
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
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
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有

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
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
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
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
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唯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
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
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
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

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
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圓極理無有二而周孔殊姿
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
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
荆和等價連城驂騑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
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
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
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

承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
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
人承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
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
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
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
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

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去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餘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剝鉗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遊貨殫於泥水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壅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

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
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來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
其蠶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
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
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梁書

蕭琛

字彥瑜蘭陵人
歷侍中特進

難神滅論

并序

內兄范子鎮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推衆口日服